

論衡目錄

卷一

逢遇

累害

命祿

氣壽

卷二

幸偶

命義

無形

率性

吉驗

卷三

偶會

骨相

初稟

本性

物勢

怪奇

卷四

書虛

變虛

卷五

異虛

感虛

卷六

福虛

禍虛

龍虛

雷虛

卷七

道虛

語增

卷八

儒增

藝增

卷九

問孔

卷十

非韓

刺孟

卷十一

談天

說日

答佞

卷十二

程材

量知

謝短

卷十三

効力

別通

超奇

卷十四

狀留

寒溫

謹告

卷十五

變動

招致闕

明雪

順鼓

卷十六

亂龍

遺虎

商虫

講瑞

卷十七

指瑞

是應

治期

卷十八

自然

感類

齊世

卷十九

宣漢

恢國

驗符

卷二十

須頌

佚文

論死

卷二十一

死偽

卷二十二

紀妖

訂鬼

卷二十三

言毒

薄葬

四諱

調時

卷二十四

譏日

卜筮

辨崇

難歲

卷二十五

詰術

解除

祀義

祭意

卷二十六

實知

知實

卷二十七

定賢

卷二十八

正說

書角

卷二十九

案書

對作

卷三十

自紀

論衡卷二十二

紀妖篇

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夜聞鼓新聲者。說之。使人問之。左右皆報弗聞。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子為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明日報曰。臣得之矣。然而未習。請更宿而習之。靈公曰諾。因復宿。明日已習。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曰。有新聲。願請奏以示公。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何道出。師曠曰。此師延所作淫聲。與紂為靡靡之樂也。武王誅紂。懸之白旄。師延東走。至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削。不可遂也。平公曰。寡人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得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鼓之。一奏。有玄鶴二。八從南方來。集於郭門之上。危再奏而列。三奏。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徵于天。平公大悅。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坐而問曰。樂莫悲于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乎。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西大山之上。駕象與六玄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蟲蛇伏地。白雲覆上。大合鬼神。乃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以聽之。聽

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風至，大雨隨之，裂帷褰破俎，且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癘病，何謂也？曰：是非衛靈公國且削，則晉平公且病，若國且旱，亡妖也。師曠曰：先聞此聲者國削，二國先聞之矣，何知新聲非師延所鼓也？曰：師延自投濮水，形體腐于水中，精氣消于泥塗，安能復鼓琴？屈原自沈於江，屈原善著文，師延善鼓琴，如師延能鼓琴，則屈原能復書矣。揚子雲弔屈原，屈原何不報？屈原生時，文無不作，不能報于雲者，死為泥塗，手既朽無用書也。屈原手朽無用書，則師延指敗無用鼓琴矣。孔子當泗水而葬，泗水卻流，世謂孔子神而能卻泗水。孔子好教授，猶師延之好鼓琴也。師延能鼓琴於濮水之中，孔子何為不能教授於泗水之側乎？

趙簡子病，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進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而怪。昔秦繆公嘗如此矣，七日悟，悟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有。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復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于篋，於是晉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之所謂。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病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悟，告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于鈞天，靡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撲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一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程。

犬曰及而子之長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衰十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也有也今余將思虞舜之勲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十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將拘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嘻吾有所見子遊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日者主君之病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見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荀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可說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遂不見是何謂也曰是皆妖也其占皆如當道者言所見於帝前之事所見當道之人妖人也其後晉二卿范氏中行氏作亂簡子攻之中行昭子范文子敗出奔齊始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莫吉至翟婦之子無恤以為貴簡子與語賢之簡子募_{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之上先得者賞諸子皆上山無所得無恤還曰已得符矣簡子問之無恤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以為賢乃廢太子而立之簡子死無恤代是為襄子襄子既立誘殺代王而并其地又并知氏之地後取空同戎自簡子後十世至武靈王吳慶八其母姓贏子孟姚其後武靈王遂取中山并胡地武靈王之十九年

更爲胡服國人化之。皆如其言。無不然者。蓋妖祥見於兆審矣。皆非實事。吉山之漸。若天告之。何以知天不實告之也。以當道之人在帝側也。夫在天帝之側。皆貴神也。致帝之命。是天使者也。人君之使。車馬備具。天帝之使。單身當道。非其狀也。天官百二十。與地之王者無以異也。地之王者。官屬備具法象。天官稟取制度。天地之官同。則其使者亦宜鈞。官同人異者。未可然也。何以知簡子所見帝非實帝也。以夢占知之。樓臺山陵官位之象也。人夢上樓臺。升山陵。輒得官位。實樓臺山陵非官位也。則知簡子所夢見帝者。非天帝也。人臣夢見人君。人君必不見。又必不賜。以人臣夢占之。知帝賜二笥翟犬者。非天帝也。非天帝。則其言與百鬼游於鈞天。非天也。魯叔孫穆子夢天壓己者。審然是天下至地也。至地則有樓臺之抗。不得及己。及己則樓臺宜壞。樓臺不壞。是天不至地。不至地則不得壓己。不得壓己者。非天也。則天之象也。叔孫穆子所夢壓己之天。非天。則知趙簡子所游之天。非天也。或曰。人亦有直夢見甲。明日則見甲矣。夢見君。明日則見君矣。曰。然。人有直夢。直夢皆象也。其象直耳。何以明之。直夢者。夢見甲。夢見君。明日見甲與君。此直也。如問甲與君。甲與君則不見也。甲與君不見。所夢見甲與君者。象類之也。乃甲與君象類之。則知簡子所見帝者。象類帝也。且人之夢也。占者謂之魂行。夢見帝。是魂之上天也。上天猶上山也。夢上山。足登山。手引木。然後能升。升天無所緣。何能得上天。之去。人以萬里數。人之行日百里。魂與體形俱。尚不能疾。況魂獨行。安能速乎。使魂行與形體等。則簡子之上下天。宜數歲乃悟。七日輒覺。期何疾也。夫魂者精氣也。精氣之行。與雲烟等。繁

雲烟之行不能疾。使魂行若蜚鳥乎。行不能疾。人或夢蜚者。用魂蜚也。其蜚不能疾於鳥。天地之氣。尤疾速者。飄風也。飄風之發。不能終一日。使魂行若飄風乎。則其速不過一日之行。亦不能至。天人夢上天。一卧之頃也。其覺或尚在天上。未終下也。若人夢行至雒陽。覺因從雒陽悟矣。魂神蜚馳何疾也。疾在必非其狀。必非其狀。則其上天非實事也。非實事則為妖祥矣。夫當道之人。簡子病見於帝側。後見當道象人而言。與相見帝側之時無以異也。由此言之。卧夢為陰候。覺為陽占。審矣。

趙襄子既立。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子之。請地於趙。趙不予。知伯益怒。遂率韓魏攻趙襄子。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託平驛。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予原過竹二節。其通曰。為我以是遺趙。無恤。既者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割竹。有赤書曰。趙無恤。余霍大山陽侯天子。三月丙戌。余將使汝滅知氏。汝亦祀我百邑。余將賜汝林胡之地。襄子再拜受神之命。是何謂也。曰。是蓋襄子且勝之祥也。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板。襄子懼。使相張孟談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竟以三月丙戌之日。大滅知氏。共分其地。蓋妖祥之氣。象人之形。稱霍大山之神。猶夏庭之妖象龍。稱褒之二君。趙簡子之祥象人。稱帝之使也。何以知非霍大山之神也。曰。大地之體。猶人有骨節。骨節安得神。如大山有神。宜象大山之形。何則。人謂鬼者。死人之精。其象如生人之形。今大山廣長不與人同。而其精神不異於人。不異於人。則鬼之類人。鬼之類人。則妖祥之氣也。

秦始皇帝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星墜下。至地為石。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聞之。令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家人誅之。因燔其石。妖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野。或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我遺鎬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之。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言聞。始皇帝默然良久曰。山鬼不過知一歲事。乃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明三十七年。夢與海神戰。如人狀。是何謂也。曰。皆始皇且死之妖也。始皇夢與海神戰。恚怒入海。候神射大魚。自琅邪至勞成山。不見至之。罟山還見巨魚。射殺一魚。遂旁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到沙丘而崩。當星墜之時。熒惑為妖。故石旁家人刻書其石。若或為之。文曰。始皇死。或殺之也。猶世間童謠。非童所為。氣導之也。凡妖之發。或象人為鬼。或為人象鬼。而使其實一也。昔公子重耳失國。乏食於道。從耕者乞飯。耕者奉塊土以賜公子。公子怒。咎犯曰。此吉祥。天賜土地也。其後公子得國復土。如咎犯之言。齊田單保即墨之城。欲詐燕軍。云天神下助我。有一人前曰。我可以為神乎。田單卻走再拜事之。竟以神下之言聞於燕軍。燕軍信其有神。又見牛若五采之文。遂信畏懼。軍破兵北。田單卒勝。復獲侵地。此人象鬼之妖也。使者過華陰。人持璧遮道。委璧而去。妖鬼象人之形也。夫沈璧於江。欲求福也。今還璧。示不受物。福不可得也。璧者象前所沈之璧。其實非也。何以明之。以鬼象人而見。非實人也。人見鬼象生存之人。定問生存之人。不與已相見。妖氣象類人也。妖氣象人之形。則其所賁持之物。非真物也。祖龍死。謂始皇也。祖人之本。龍人君之象也。人物類則其言禍亦放矣。

漢高皇以秦始皇崩之歲為泗上亭長。送徒至驪山。徒多道亡。因縱所將徒。遂行不還。被酒夜夜經澤中。令一人居前。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道。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兩徑開。行數里醉因卧。高祖從人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之。人曰。嫗何為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爾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化為蛇當徑。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以嫗為妖言。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何謂也。曰。是高祖初起威勝之祥也。何以明之。以嫗忽然不見也不見非人。非人則鬼妖矣。夫以嫗非人。則知所斬之蛇非蛇也。云白帝子。何故為蛇夜而當道。謂蛇白帝子。高祖亦帝子。白帝子為蛇。赤帝子為人。五帝皆天之神也。子或為蛇或為人。人與蛇異物。而其為帝同人。非天道也。且蛇為白帝子。則嫗為白帝后乎。帝者之后。前後宜備。帝者之子。官屬宜盛。今一蛇死於徑。一嫗哭於道。云白帝子。非實明矣。夫非實則象象則妖也。妖則所見之物皆非物也。非物則氣也。高祖所殺之蛇非蛇也。則夫鄭厲公將入鄭之時。邑中之蛇與邑外之蛇鬪者非蛇也。厲公將入鄭。妖氣象蛇而鬪也。鄭國鬪蛇非蛇。則知夏庭二龍為龍象。為龍象則知鄭子產之時。龍戰非龍也。天道難知。使非妖也。使是亦妖也。

留侯張良椎秦始皇。誤中副車。始皇大怒。索求張良。張良變姓名。亡匿下邳。常閑從容步遊下邳泗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泗下。顧謂張良。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以其老為彊忍。下取履。因跪進履。父以足受履笑去。良大驚。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怪之。因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早

會。五日鷄鳴復往。父又已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項父來。喜曰。當如是矣。出一篇書。曰。讀是則為帝者師。後十三年。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遂去。無他言。弗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習讀之。是何謂也。曰。是高祖將起。張良為輔之祥也。良居下邳任俠。十年陳涉等起。沛公略地下邳。良從遂為師將。封為留侯。後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界。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及留侯死。并葬黃石。蓋吉山之象神矣。天地之化巧矣。使老父象黃石。黃石象老父。何其神邪。問曰。黃石審老父。老父審黃石耶。曰。黃石不能為老父。老父不能為黃石。妖祥之氣見。故驗也。何以明之。晉平公之時。石言魏榆。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依也。不然。民聽偏也。夫石不能人言。則亦不能人形矣。石言與始皇時石墜東郡民刻之無異也。刻為文。言為辭。辭之與文一實也。民刻文。氣發言。民之與氣一性也。夫石不能自刻。則亦不能言。不能言。則亦不能為人矣。太公兵法。氣象之也。何以知非實也。以老父非人。知書亦非太公之書也。氣象生人之形。則亦能象太公之書。問曰。氣無刀筆。何以為文。曰。魯惠公夫人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掌。曰為魯夫人。晉唐叔虞文在其手。曰虞。魯成季友文在其手。曰友。三文之書性自然。老父之書氣自成也。性自然。氣自成。與夫童謠口自言。無以異也。當童之謠也。不知所受。口自言之。口自言。文自成。或為之也。推此以省。太公釣得巨魚。剝魚得書云。呂尚封齊。及武王得白魚。喉下文曰。以予發。蓋不虛矣。因此復原河圖洛書。言興衰存亡。帝王際會。審有其文矣。皆妖祥之氣。吉山之端也。

訂鬼篇

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於疾病。人病則憂懼。憂懼見鬼。出。凡人不病則不畏懼。故得病寢衽。畏懼鬼。至畏懼則存想。存想則目虛見。何以效之。傳曰。伯樂學相馬。顧玩所見。無非馬者。宋之庖丁學解牛。三年不見生牛。所見皆死牛也。二者用精至矣。思念存想。自見異物也。人病見鬼。猶伯樂之見馬。庖丁之見牛也。伯樂庖丁所見非馬與牛。則亦知夫病者所見非鬼也。病者困劇身體痛。則謂鬼持箠。杖毆擊之。若見鬼把椎鑠繩。纏立守其旁。病痛恐懼。妄見之也。初疾畏驚。見鬼之來。疾困恐死。見鬼之怒。身自疾痛。見鬼之擊。皆存想虛致。未必有其實也。夫精念存想。或泄於目。或泄於口。或泄於耳。泄於目。目見其形。泄於耳。耳聞其聲。泄於口。口言其事。晝日則鬼見。暮卧則夢聞。獨卧空室之中。若有所畏懼。則夢見夫人。據案其身哭矣。覺見卧聞。俱用精神。畏懼存想。同一實也。

一曰人之見鬼。目光與卧亂也。人之晝也。氣倦精盡。夜則欲卧。卧而目光反。反而精神見人物之象矣。人病亦氣倦精盡。目雖不卧。光已亂於卧也。故亦見人物。象病者之見也。若卧若石。與夢相似。當其見也。其人能自知覺與夢。故其見物不能知其鬼與。人精盡氣倦之效也。何以驗之。以狂者見鬼也。狂癡獨語。不與善人相得者。病困精亂也。夫病且死之時。亦與狂等。卧病及狂三者皆精衰倦。目光反照。故皆獨見人物之象焉。

一曰鬼者人所見。得病之氣也。氣不和者。中人。中人為鬼。其氣象人形而見。故病篤者。氣感氣。